

创新与繁荣的五年

□李少君

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,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,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,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。五年来,当代诗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,我们应当一直保持开放性和包容精神,只有这样,当代诗歌才能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,才能由“高原”走向“高峰”。

这五年来,当代诗歌进入一个稳健良性发展新态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:“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,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”。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,也因此得到极大关注。当前,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,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,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,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。

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的诗歌成为主旋律。

《诗刊》2014年开辟了“时代歌咏”栏目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。“时代歌咏”栏目先后发表的系列诗作,反映建设成就,面向基层生活,关注农民工生活,社会反响很大。

2015年,《诗刊》开辟了“诗旅一带一路”栏目。栏目积极组织林莽、大解、雷平阳、沈苇、叶舟、陈先发、胡弦、臧棣、陈东东、潘维、张执浩、庞培、古马等100多位诗人到“一带一路”地区进行诗歌采风创作,举办了两次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,并于2017年出版了“一带一路”丛书。

2016年,《诗刊》社常设“旗帜”栏目,主要刊登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诗歌作品,先后发表了包括李琦、马新朝、郁葱、李元胜、荣荣、娜夜、桂兴华、路也、阿华、柳云、刘起伦等数十位著名诗人的优秀作品。

2017年中,《诗刊》社开辟了“砥砺奋进的五年”专栏,刊登了车延高、王自亮、程步涛、李木马等优秀诗人的作品。并于2017年7月在海南陵水举行了“砥砺奋进的五年”中国好诗歌朗诵会。

当下诗歌活动越来越多。

当下诗歌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,参加的诗人越来越多,档次越来越高。除了以往小规模诗歌采风、小型诗会和诗歌朗诵会,诗歌节也经常举办。其中,影响最大的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。这两年来,各地也开始举办各类诗歌节,比如上海国际诗歌节、武汉诗歌节、成都国际诗歌节、鼓浪屿国际诗歌节。

专门的诗歌朗诵团体、诗歌朗诵晚会也开始出现,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,把活动延伸到了广州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等城市,以诗歌朗诵为主体,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读诗谈诗,场场爆满。还有探索性的诗歌春晚,以北京为主会场,以重庆、上海、青岛、西宁、成都等30余座城市为分会场诗歌晚会的举办创新了诗歌传播形式。

诗歌作品出版明显增多,诗歌研究及传播机构也不断增多。

大型诗歌选集和选本出版数量增多,综合性的如《中国新诗百年志》和《百年新诗大典》,也有各种诗歌选本,如《百年新诗卷》《中国最美的白话诗》等,此外,还有各种地方性诗歌选本,如《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》《福建百年百诗人诗选》等。诗歌从书的出版也呈现上升趋势,有较早的“蓝星诗库”,也有近年广受关注的“21世纪诗丛”、“标准诗丛”、“中国好诗”等等。

诗歌年度选本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创出品牌。而中国青年出版社去年推出的《诗歌日历》,独创出了一种新颖的以时间为节点的选本形式。

诗歌研究及传播机构增多,由原来的老三家: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、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、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,扩大到如今数十家。参与诗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。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相辅相成,诗歌研讨会也随之增多,引起社会关注。

翻译诗集畅销。

2012年2月,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去世。同年,诗人陈黎翻译的《万物静默如谜》出版,一年内销售10万册。继《万物静默如谜》之后,辛波斯卡又—经典诗集《我曾这样寂寞生活》,由青年诗人胡桑翻译,也迅速畅销。辛波斯卡诗集的热销,让人们重拾对诗歌翻译的信心。随后,布罗茨基的文集也进入畅销书系列。辛波斯卡和布罗茨基的热销,引发了诗歌翻译潮。艾略特、庞德、希尼、惠特曼等诗人诗集不断再版或接连推出,连带一些西方诗论著作也热销。西方诗歌文论的翻译,拉近了读者与西方诗歌的距离。

新媒体推动了诗歌发展。

随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诗歌网站、论坛、博客等传播形式的不断丰富,以及以手机为载体的各种诗歌微信群的助力,当代诗歌作品与评论、朗诵视频、诗歌活动信息随时更新,诗歌创作和传播机制产生了新变化,诗歌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。

据统计,诗歌博客一直是比较活跃的博客类别。微信出现后,诗歌微信公众号也大量出现。比如“为你读诗”、“睡觉前读首诗”、“诗刊社”等微信公众号,订户都在30多万到100多万。微信点对点的传播效果非常有效。“为你读诗”目前已拥有160万粉丝,阅读量经常突破10万。

与此同时,专业性的诗歌网站也开始出现,比如办了10多年的诗生活网站,至今流量可观;中国诗歌流派网仍很活跃;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诗歌网虽然只创办两年,但影响力日趋增加,已成为当前注册人数最多的专业诗歌网站。

占据传播主流地位的电视不甘落后,河北卫视率先推出《中华好诗词》节目。随后,四川卫视推出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《诗歌之王》,将“诗歌文化”与“音乐形式”相结合,让观众耳目一新。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节目吸引了观众参与。

诗歌创作活跃。

老一代诗人宝刀不老,如余光中、洛夫、李瑛、灰娃等近两年还常有新作发表;诗歌名家们日趋成熟,如吉狄马加、多多、杨炼、西川、于坚、翟永明等经常推出新作,并不断摘取各类国际诗歌奖。

“60后”诗人正逐渐成为诗坛主力,比如雷平阳、李元胜、海男、娜夜、荣荣、阎安、林雪等。雷平阳的诗集《基诺山》以云南的山峰为主角,抒发对自然、对家乡和大地的深情。李元胜以一首优美抒情的《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》风靡全国,获得2000多万的微信阅读量,成为2015年度影响力最大的诗歌。

草根诗人的崛起也成为一个亮点。2015年,中国作家协会主办“草根诗人”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。以余秀华、郭金牛、陈亮、曹利华、笨水、老井、玉珍等15位诗人为研讨对象,讨论底层诗歌。这些来自基层的诗人以他们真诚、质朴的诗作,引起读者和媒体的极大关注。评论家们认为:草根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“真”。草根诗歌来自一个个独立的“小人物”,却通向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,折射着一个“大时代”的精神面貌。

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乃至“90后”诗人也迅速成长,一批充满活力与朝气、充满了探索精神的青年诗人脱颖而出。其中,江非、朵渔、西娃、刘年、张二棍、徐俊国、辰水、王单单等的写作都具备了较高的辨识度。

对于新诗而言,创新才是最重要的。所有的创新都应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,古典诗歌、西方现代诗歌与百年新诗都是当代诗歌的传统,我们应当在三大传统的基础上再创造,并不断创新,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歌。开放是创新和活力的源泉,我们应当一直保持开放性和包容精神,只有这样,当代诗歌才能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,才能由“高原”走向“高峰”。

理论与争鸣

语词与经验现实的对称

——近五年诗歌观察的一个角度

□张清华

诗人总是能够对于一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,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现实。

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“拯救”,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“对称”,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。

出现了一丝让人惊异与醒目的光亮或闪电,更形象一点,用多多早年的一首《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》中的诗句来说,便是“把砍进树林的光,磨得越来越亮……”但这样的状态并不总是如约而至,更多的时候如泥沼中出现的一座断桥,它让我们爬出了固有的困境,却不知最终要走向哪里。这是问题的另一个向度与可能。

或许从更简单些的角度,可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些。在语言中使用某些“策略”,可以使表意过程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几位旅居海外的诗人笔下,语言似乎出现了新的意义疆域。杨小滨的一组以“主义”或者“指南”、“后……”、“伪……”等为标签的诗歌,都足以给人带来新鲜感,这种写法在近些年臧棣的诗歌中也同样大量使用,但相比臧棣诗歌中精密的晦涩与观念化的细节,杨小滨的语言中有更多的诙谐跳脱,更多鲜活的在场感。他的一首《愤怒鸟主义》或许就是一个例证。此诗单是标题的含义就颇有游移感——是“愤怒鸟”加“主义”呢,还是“愤怒”加“鸟主义”?一个来自芬兰、流行于全世界的动漫形象“愤怒的小鸟”,似乎是全球化或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流行符号,但“主义”则是更加古老且带着权力意味的经典文化标签,因此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想象前提,便有了类似于“后现代”的荒诞与丰富。其中的诗句也由此而更具有诙谐与多义的意趣,诗中历数了各种争斗的鸟类,鹤鹑、乌鸦、喜鹊、鹦鹉,它们的欢乐与愤怒、群居与争斗缠结在一起,亦如人类一样,无论是怎样的状况都同处一种扰攘的困境之中:“微笑更像合谋,死也要叫春”,“横眉怒目,洒一地冤魂,却是满腹虚无”……这些看似都是在说鸟,但又无一不是在说人,它们确乎比一般的比喻或拟人都更加充满歧义与混搭的“后文明”气息:“不舍身很难,鹤鹑在美景中/令人心碎,也能聊博一笑。”/愤怒没理由。”

欧阳江河的长诗《凤凰》堪称在语言实验与扩展方面的一个例子,但又不能仅将其放入语言的范畴来谈,而必须结合另一个关乎“中国经验”的话题。2012年夏在北京由旅美学者李陀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夫妇主持,举办了关于《凤凰》的小型讨论会,所谈的深度与重要性却值得留意。在与与会者发表了对于该诗的意见之后,欧阳江河还“从善如流”地增加了议论李白等古典诗人,以及郭沫若诗中出现的凤凰意象的部分,使该版本的《凤凰》增加了两个章节,这使得这首重要的诗歌更获得了一

种文化意义上的“谱系感”,使其主旨更有了历史纵深。《凤凰》一诗有一个重要的“前文本”——装置艺术家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在2008年开始创作、在2009年完成的两只用城市垃圾和建筑废料等装配而成的巨大的凤凰,其大小分别为28和27米长,8米宽,重12吨,完成后吊装于北京东三环一带巨大的CBD建筑群中,白天远观,所见是两只五色斑斓的凤凰,在夜空中,则因为灯光的照射而幻生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。当然,靠近审视,它们却仍是一堆废料和垃圾,所有斑斓富丽的景致都是由色彩与灯光制造出的幻觉。显然,创作者是要用这样一个现代的“材料与形制的悖反模式”,创造出一个文化隐喻,以展示对于时代的思考:从全人类的意义上,它可以看做是对于“后现代文化”的一种讽喻;从民族与时代的意义上,它可以看做是关于“当下经验”的形象概括,总之是关于“现代”、“时代”、“后工业”等文明与文化范畴的一个整体性喻指,即,它全部的美感与形式都来自于它的粗鄙、拼装与幻感,来自于它“内外之间的悖反关系”——外观越是宏大,内部越是空洞;外观越是美妙,内部越是粗鄙;看上去越是神奇怪异,实际却越不值钱。同古代文化中“凤凰”的传说与意象相比,同郭沫若当年对于涅槃中再生的凤凰——关于“未来中国”的壮美想象相比,徐冰所创造的凤凰中显然有巨大而潜在的文化忧患与“文明批判”的意味。

显然,欧阳江河的《凤凰》是基于徐冰的《凤凰》的激发,作为一个互文性的文本而诞生的,但某种意义上欧阳江河的《凤凰》却使得前者获得了意义的拓展和升华,他“从思想的原材料/去取出字和肉身”,用他一贯擅长的思辨性分析,打开了“凤凰”作为历史、神话,作为文化与文明隐喻的复杂内涵,也通过打开概念、设计者、建筑工人、诗人与预言家,资本家与购买者等完全不同的参与角色与角度,展开了这一符号的巨大的价值悖论,赋予这一先行获得了形制与材料的“艺术作品”以精神与灵魂。

要想说清楚作为诗歌文本的《凤凰》,如同欧阳江河阐释装置艺术《凤凰》一样具有难度,我可以举出其中一些“箴言”或“格言”式的句子,来显示作品本身的思辨性与概括力,显示其不俗的“整体性与碎片性同在”的思维表现力。比如:“劳动被词的臂力举起,又放下/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/飞,或不飞,两者都是手工的/它的身真是真的,越像

是一个造假”;“人类从凤凰身上看见的/是人自己的形象/收藏家买鸟,是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/艺术家造鸟,是因为鸟即非鸟/鸟群从字典缓缓飞起,从甲骨文/飞入印刷体,飞出了生物学的领域”;“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能够飞/还要天空做什么?/除非心碑与玉碑一起飞翔/除非飞翔不需要肉身/除非不飞就会死,否则,别碰飞翔”……这些句子足以显示出欧阳江河非同凡响的概括力。这些句子或者言说的角度,展开了“凤凰”这一事物纵横捭阖的全部的意义扭结,也给读者斧砍刀削出一个词语与想象的广远而多维度的世界。

最后一节是必须要引的,与海德格尔所说的“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”一样,《凤凰》在我们时代的落成,完成了一个确立:关于这个躁动的、虚浮而脆弱的时代,关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,关于这人群的日渐迷失的信念与未来,它的出现虽不能说是一种救赎,却是一种自我的描述与确认。“凤凰把自己吊起来/去留愚而未决,像一个天问……/大地的心电图,安顿下来……”读到此,仿佛真的有了一种“安顿感”,它似乎真的确立了这座装置艺术的凤凰的意义根基,也与装置的凤凰一同,给了这个时代以命名和阐释,使这个无名的时代有了一个名称:“神抓起鸟群和一把星星,扔得生死茫茫。/一堆废弃物,竟如此活色生香。/破坏与建设,焊接在一起,/工地绽出喷泉般的天象——/水滴,焰火,上百万颗钻石,/以及成千吨的石油,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”,将落未落时,突然被什么给镇住了,/在天空中/凝结成一个全体。”

的确,如同徐冰将成千上万的材料碎片凝结于一体,生成了这辉煌富丽的凤凰形象一样,在这一刻,成千上万的词语的碎片,这无边的意义的碎片,也被欧阳江河神奇地凝结成了一个全体。尽管我们确乎已经处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,但某种“有限度的整体性创造”也似乎两个《凤凰》的文本中间隐约闪现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艺术和语言的奇迹与奇观。

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“拯救”,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“对称”,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。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苏生,诗歌新疆界的生成,以及最低写作伦理的标立。它既意味着,传统或固有的某些美感的合法性正在丧失,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体系的悄悄改变与建立。

诗歌:从点点滴滴做起

□蒋一谈

里。而且,随着时间的推移,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。

关于余秀华,我喜欢她的诗歌,在她还没有真正成名前,我在很多场合推荐过她的诗歌,也和一些朋友争论过。但是,在诗歌美学层面而言,余秀华的诗歌还属于新诗范畴。我想打一个比方说明一下:A+B=C。A是余秀华,B是女人的命运,C是余秀华的诗歌世界。我更想看到另外一面:B+A=C。女人(人类)的命运浸淫在诗人的感受里,并通过诗人之手写出来,而不仅仅是诗人用自己的感受呈现出女人(人类)的命运。茨维塔耶娃、狄金森和普拉斯成为世界性的诗人的原因就在于此。这些诗人在写作的时候,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

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,公共空间的创意、设计会显得越来越重要,这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要所生成的推动力。人活在时间和空间里,而场景文化会让人暂且忘记时间,也会让人对那一刻的时间有新的体悟。每年的六七月份,高考是一个公共话题。这些年,中学语文的教材和课程里选了新诗,北京从2015年开始,在高考语文作文考题里有了新诗的考题选项,学生可以在议论文、叙事文和诗歌中

时至今日,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还不够,新诗是对旧诗的逆转,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,而且是一个大的抒情传统,但是现代诗歌需要更复杂、更深入、更冷峻、更个性的灵魂表达,或者说,现代诗是对抒情的逆反。一个复杂的诗人,新诗和现代诗都应该出现在他的写作视野里。而且,随着时间的推移,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。

